



列寧

高爾基著 · 東北書店印行

列寧

高爾基

烏拉基米爾·列寧死了。

就是他的敵人陣營裏也有些人誠實地承認：列寧死後，世界上天掉了一個「在其同時代的偉大人物中是最有天才」的人。德國資產階級報紙「普拉格日報」，刊登了一篇關於列寧的論文，對於這個巨人充滿着一種崇敬的驚異，論文結尾是這樣的話：

「偉大，可怕，不可理解，列寧甚至在死後也是如此。」

從這篇論文底語調上可以明白地看出，引起這篇東西的，並不是一種生理上的喜悅。像「敵人底死屍嗅起來總是香的」這句諷刺的諺語所表現的那樣，也不是那種愉快，像在巨大的騷亂者離去的時候人們所體驗的一般——不，在這篇論文裏，大聲地響亮着一種人類在一個偉大人物面前所感到的自

俄國僑民報紙，對於列寧底死，既沒有魄力，也沒有識見敢於表示出一種敬意，像一些資產階級報紙在評價一個求生的意志和無畏的理智底最偉大的代表者底人格的時候所表現的那樣。

列寧他的肖像是困難的。列寧底言語是他的外表底一部份，正如鱗是魚底外表底一部份。他是簡單和率直的，就像他所說的話一般。

他的英雄主義差不多沒有外表的光彩，他的英雄主義是俄國常見的英雄主義，是堅決相信大地上有社會的正義底可能的，誠實的俄國革命知識份子底謙遜的、克己的英雄主義，是擯棄世界上的一切娛樂而從事於爭取人類幸福的艱苦事業的人們底英雄主義。

我在他剛死後所寫的關於他的文章——是在頹喪的情況下寫成的，又潦草，又糟糕。爲了『策略』的原故，有一些話我當時不能寫出來，我希望這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列寧這個人具有鋒銳的眼力和偉大的智慧，然而『多大的智慧就有多大的苦難』。

他總是向前看得很遠，而且在一九一九——二一年考察、評論人們的時候，常常是正確地預測了他們在幾年以後將成爲怎樣的人。人們總是不願相信他的預見，他們常常很不高興，但是，不幸地，不少的人們驚訝實了他的懷疑的判斷是不錯的。我以前的關於列寧的回憶，除了糟糕以外，還寫得前後不一貫，而且有一些令人不快的遺漏。我應當從倫敦代表大會①那些日子寫起，那時候我看見烏拉基米爾·伊里奇被一些人懷疑和猜忌，同時被另一些人公開地敵視，甚至憎恨着。

現在我邊清楚地看見倫敦城外那座簡陋得可笑的木頭修造的教堂底赤裸裸的牆壁，那類似寫字樓底教室的小而狹窄的廳堂底箭狀般的窗戶。這個建築僅僅在外表上像一個教堂，它的內部却完全沒有屬於宗教的東西，甚至傳道士底矮矮的講台也沒有安置在廳堂深處，而是在進口的地方，在兩道門之間。

在這一年以前，我沒有會見過列寧，也沒有如我所應當地讀過很多他的書。但是我讀過的東西，特別是那些親自認識他的同志們底熱烈的敘述，以巨大的力量吸引我傾向於他。當有人介紹我們認識的時候，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用銳利的眼睛審視着我，帶着老相識底語調玩笑似地說：

「你來了，很好！可是你歡喜打架嗎？這裏將有大大的一場打架。」

我預期的列寧並不是這樣。彷彿他缺少着什麼東西。用喉音捲着「P」，把手插在腋下什麼地方，他很酒脫地站着。一般講來，他總之是太簡單了，在他裏面感覺不到絲毫「領袖」底風味。我是一個文學家。這個職業逼着我注意瑣細的事情，這個義務已經變成習慣了，有時候是一種討厭的習慣。

當我被「引見」普列哈諾夫的時候，他把手交叉在胸膛上站着，嚴厲地，厭煩地看着我，好像一個倦於職務的教師看着一個新學生一樣。他向我說了一句極端普通的應酬話：「我是你的天才底一個崇拜者」。除了這個，他不會說過什麼話，我忘掉了的東西。在代表大會底整個期間，不管是他也好，不管是我也好，都沒有想作「知心」的談話底願望。

但是這個禿頭的，用喉音捲着「P」的，矮胖的，強壯的人，一隻手摸着那蘇格拉底式的前額，另一隻攥着我的手，懇切地閃亮着他的驚人地生動的眼睛，立刻就談到「母親」這本書底缺點，看起來他從拉得斯尼可夫^②那裏已經讀過我的手稿了。我說我是匆促地寫成這本書的，但是還沒有來得及說明爲什麼匆促，——列寧就贊成地點了一下頭，自己把這個原因說明了：我匆促得很好，這是一本必需的書，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覺地，盲目地參加了革命運動，現在他們讀一讀「母親」，自己會得到很大的益處。

「一本當前正需要的書」。這是他對於我的唯一的然而極端寶貴的讚許。接着他像辦理事務似地詢問我：「母親」是不是在譯成外國文，俄國和美國底檢查官把這本書損壞到了這樣的程度。等到他知道了作者在彼通緝的時候，他首先纏着眉毛。接着把頭仰起，閉上眼睛，發出一種異乎尋常的大

笑；他的笑聲吸引了工人們，走過來的好像是烏拉爾斯基和其他的三個人。

這時候我的心情是很愉快的，我處在三百個優秀黨員底隊伍中間，知道了他們是被十五萬有組織的工人派遣來參加代表大會的，我在面前看見了黨底一切領導人，老革命家，普列哈諾夫，阿雪洛德③，介奇④。我的愉快的心情是完全自然的，而且讀者是會了解的，如果我說出在我僑居國外的兩年中我的平常的自我意識已經大大地低落了。

我的自我意識底低落是從柏林開始的，在那裏我差不多聽見了社會民主黨底所有的領袖，我在倍爾⑤底家裏吃過飯，坐在肥胖的金格爾⑥旁邊，周圍還有其他的也是非常特出的人物。

我們是在一間寬敞的舒適的屋子裏吃飯，幾個畫眉鳥籠雅緻地披罩着繡花的罩布，安樂椅底靠背上也蒙蓋着繡花的罩布，以免坐在椅子上的人用頸背弄髒了椅套。這裏的一切東西都是很結實的，牢固的，大家興高彩烈地吃飯，而且興高彩烈地互相說着：

「霉爾次特。」

這對於我是一個生疏的名詞，但是我知道法文的「霉爾」就是俄文的「糟糕」，德文的「次特」就是俄文的「時候」，這樣一來，就是「糟糕的時候」。

金格爾兩次叫考茨基⑦作「我的浪漫派」。倍爾長着一個老鷹鼻子，對於我顯得是有些自滿的人。我們喝萊茵酒和啤酒，酒是酸的和溫熱的，啤酒是很好的；談到俄國的革命和社會民主黨，他也帶着不滿和不屑的態度，然而談到自己的——德國的黨——就非常之好！一般講來，一切都是很自滿的，好像那些椅子也滿足於自己身上重壓着這些領袖們底尊貴的臀部。

我和德國黨有過一次「微妙」的關係：它的一個卓越的黨員，就是以後著名的巴巫斯^⑧，從「知識社」得到一張字據去各個劇院收集「下層」的上演費。他是在一九〇二年秘密地到塞巴斯托波爾的時候在車站上得到這張字據的。他所收集的錢將是這樣處置：他得總數底百分之二十，其餘的就這樣分配：四分之一歸於我，四分之三歸入社會民主黨底基金。當然，這個條件是巴巫斯知道的，甚至令他非常地高興。這個劇本在德國所有的劇院裏流行了四年，僅只在柏林一個地方就上演了不下五百次，巴巫斯收集到的大概有十萬馬克。但是，不把款項寄去，他却寄給「知識社」皮特尼茨基一封信，和藹地通知：所有這些錢他都耗費在偕同一位女郎到意大利去的旅行上面了。因為這次的確很快的旅行涉及我個人的只有四分之一，所以我認為有權利向德國黨中央提出關於其餘的四分之三的問題。我是經過拉德斯尼可夫提出的，但是中央對於巴巫斯底旅行採取漠然的態度。以後我聽說巴巫斯被褫奪了在黨裏的某些職位，——說良心話，我倒寧願扯一兩下他的耳朵。再後，在巴黎有人指給我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或太太，據說巴巫斯就是同她一起旅行的。

「我的寶貝，」我這樣想，「寶貝。」

我在柏林聽見了一些文學家、藝術家、文藝鑒賞家，和其他的人們，他們的自滿和自尊僅只在程度上不同了。

在美國我時常看見莫里斯·赫爾克威^⑨他想作紐約市長或省長，又看見德布斯老人，他孤獨而且疲憊地咒罵一切，他剛剛從牢獄中出來，——我看見很多的人和很多的東西，但是沒有遇見一個了解俄國革命底整個奧秘的人，到處我都覺得大家把俄國革命看作是「歐洲生活中的局部的事件」和一個

國家裏的普通的現象，在這個國家裏，照一個「同情社會主義」的「漂亮女士」底說法，「通常不是霍亂就是革命」。

到美國去爲布爾塞維克募集基金的這個想法，是克拉新⁽⁹⁾提出來的，伏羅夫斯基⁽¹⁰⁾本當作爲秘書和集會底組織者同我一道去的；他是深通英文的，但是黨給了他另外的什麼委任，於是布勒寧，布爾塞維克黨中央領導下的戰鬥團底團員，就同我一起去了；他是「沒有語言」的，在路上和當地才開始學習。社會革命黨員，知道我去爲着什麼目的，就對於這次旅行發生了幼稚的，活潑的興趣；還在芬蘭的時候，查伊科夫斯基就同西特羅夫斯基一起來看我，提議不要爲布爾塞維克而爲「一般的革命」募集款項。我拒絕，「一般的革命」。於是他們派遣「祖母」到那裏去，這樣在美國人面前就出現了兩批人，各不相干，互不見面，開始募起款來，顯然是爲着兩個不同的革命；至於哪一個更好，更可靠，——美國人却沒有時間，也沒有願望來考查了。看起來他們早就知道「祖母」了，她的美國朋友們已經爲她作了很好的廣告，而沙皇的大使却給我製造了一場侮辱。美國的同志們也認爲俄國革命是「局部的不成功的事業」，所以對於我在各個集會上所募集的款項採取了相當自由主義的態度。總之，我募集了很少的錢，還不到一萬元。我決定在報紙上「賺幾文錢」，但是在美國也發現了巴丕斯這樣的人。一般講來，這一次旅行是失敗了，但是我在那裏寫成了「母親」，——這可以說明這本書裏的一些「錯誤」，缺點。

接着我去意大利，到加卜里，在那裏我投身到俄國報紙和書籍底閱讀中，——這也很降低我的情緒。如果一粒從牙牀裏拔掉下來的牙齒能有感覺的話，那它大概會感到自己像我一樣孤獨。我很驚訝

於一些相識者從這個『講台』跳到另一個去的那種江湖賣藝者的伶俐和靈巧。

一些從俄國跑來的偶然的革命家，打了敗仗，受了驚惶，憎惡自己和那些拉了他們到『沒有希望的事業』中去的人們。

『什麼都完了，』他們說，『什麼都被擊潰了，撲滅了，放逐了，丟在監獄裏了。』

有很多可笑的話，但是沒有一句愉快的話。一個從俄國來的客人，——文學家，而且是天才的文學家，——向我證明我彷彿一向表演着『下層』裏面的盧基這個角色，用一些安慰的話來欺騙青年，他們相信了我，額上碰了釘子，而我就一溜煙跑了。另外一個客人肯定我被『傾向』腐蝕了，我是一個『完結了的人』，我不認舞曲的重要性僅僅因為它是『帝國的』。一般講來，有非常之多的可笑的、愚蠢的話，常常令我覺得從俄國吹來了什麼腐臭的沙土。

突然，像在童話裏似地，我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上了。當然，這是一個愉快的日子呵！但是我的愉快，只到第一次會議為止，只到爭論『議事日程』這個問題為止。這些爭論底猛烈一下就冰冷了我的熱情，這倒不是因為我覺得黨內如此尖銳地分裂成了改良派和革命派，——這點我在一九〇三年就知道了，而是因為改良派對於列寧的態度是異常敵視的。這個敵視的態度從他們的演說裏漏洩和噴射出來，好像在高壓下的水從一條舊的『救火袋』裏漏洩和噴射出來一樣。

說些什麼，常常並不重要，而常常重要的，是怎樣地說。普列哈諾夫，穿着燕尾服，扣上全副鈕扣，像一個新教的牧師，首先致開會詞；他說話好像一個傳教士，堅信着他的意見是無可爭辯的，每一個字都是極有價值的，就是字句間的每一停頓也是這樣的。他很巧妙地向代表們頭上的空氣裏吐出

圓滑而又漂亮的詞句，當布爾塞維克的座位上有人動彈一下，向同志悄悄說話的時候，這位尊貴的演說家就稍稍停頓一下，把自己的眼光像釘子一般向那個人釘去。

燕尾服上有一個鈕扣是普列哈諾夫最喜愛的，他鬆動而且不斷地用手指摩撫它，並且在停頓的時候像按電鈴似地按它一下，——可以說，正是這一按才停止着一下他的滔滔不絕的演講。在一次會議上，普列哈諾夫，準備答覆什麼人，把兩手交叉在胸膛上，大聲地，蔑視地哼出一聲：

「咳！」

這引起了布爾塞維克工人們底哄笑，普列哈諾夫豎起眉毛，半邊臉也蒼白了；我說半邊臉，因為我坐在講台旁邊，只聽見了演講人底側面。

當普列哈諾夫在第一次會議上演說的時候，布爾塞維克底座位上最煩躁不安的是列寧，——時而縮緊起來，彷彿太冷似的，時而伸展開來，好像太熱一樣；他把手指插在腋下什麼地方，摸一摸下巴，搖一搖光亮的腦袋，在湯姆斯基耳邊咕嚕些什麼。當普列哈諾夫宣稱『黨內沒有修正派』的時候，列寧就彎下身去，禿頂也紅了，肩膀也因爲暗笑而顫動着，坐在他旁邊和背後的工人們也嘻笑起來，可是從廳堂末端有什麼人生氣和大聲地問：

「那一邊——坐的是誰呀？」

矮小的費多爾·唐的講話了，好像一個把真理看作是自己的女兒的人，他生出了它，養育了它，而且還養育着它。他自己，費多爾·唐，是卡爾·馬克思底完全的化身，而布爾塞維克是淺學之徒，搗亂的小孩子，這從他們對於孟塞維克的態度中特別看得出來，在孟塞維克中間有着，他說，「一切

出類拔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你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輕蔑地說，「不，你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把黃色的拳頭向右邊空中一揮。工人中間有誰問他：

「什麼時候你再去同自由主義者喝茶呢？」

我不記得馬爾托夫在第一次會議上是否發過言。這個非常富有同情心的人以一種年青人底熱烈講話，好像他特別深深地感到破裂底悲慘，衝突底苦楚。

他周身顫慄着，擺動着，癡癡地解開漿硬了的襯衫底領子，把兩手揮舞着；襯衫底袖口從上衣袖子下面吊了出來，覆蓋着他的手頸，他就高高地舉起手，搖了一搖，把袖口送回它的合法的地位。我覺得馬爾托夫並不是證明，而是在懇請，央求：必須避免破裂，黨太薄弱了，不能分裂成兩個，工人首先需要自由，應該鼓起精神。他的前一部份演說有時候聽起來近乎歇斯特里，過多的詞句使得它難於了解，而演說者本人又引起一種令人難受的印象。在演說底末尾，好像和演說沒有相干，用同樣戰鬥的語調，他同樣熱烈地開始叫喊起來，反對戰鬥團體，反對準備武裝暴動的一切工作。我清楚地記得，在布爾塞維克底座位中間，有誰驚人地高叫着：

「你們就是這樣呀！」

好像湯姆斯基問道：

「我們必須把手砍掉，好讓馬爾托夫同志安心嗎？」

再說一遍，我並沒有肯定馬爾托夫在第一次會議裏講過話，我之提到他，僅僅是爲着描述各人是

怎樣講話罷了。

在他演說以後，工人們在會議廳前面的屋子裏生氣地談論着：

「你看，這就是馬爾托夫！還是一個「火花派」呀！」

「知識份子同志們正在褪色啦。」

盧森堡^①漂亮，熱烈，而且鋒利地講話，她特別善於運用諷刺這個武器。但是烏拉基米爾·伊里奇匆匆地登上講台，用喉音喊了一聲「同志們」。我覺得他不會講話，但是過了一分鐘，像衆人一樣，我被他的演說給「吞沒」了。第一次我聽見把複雜的政治問題講得如此地簡單。他不故意製造華麗的詞句，他把每個字明白地說出來，非常輕易地表現出他的正確的思想。要想傳達他所喚起的非凡的印象是很困難的。

他的手向前伸出。手掌稍微向上，好像是衡量每一個字，篩去敵對者底詞句，代之以這些重大的命題和論證：工人階級有權利和義務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隨或甚至並列於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這一切是不同凡響的，而且從列寧口裏說了出來，好像不是出諸他自己，而是實在地憑着歷史底意志。他的演說底一致，完整，明快，強勁，他的在講台上的整個像貌——恰是一個古典藝術底作品：什麼都有，然而沒有絲毫多餘，沒有半點裝飾，即使有的話，也是看不出來，這些都是自然地必需的，正如臉上的兩隻眼睛，手上的五個指頭。

按時間論，他比在他以前發言的演說家們都講得少，但就印象講——却要得多得多；不僅我一個人覺得如此，在我背後有着熱烈的耳語：

「講得很充實……」

真是這樣；他的每個結論都是自然而然的發展的，都是憑着它本身所包含的力量發展的。

孟塞維克們毫無忌憚地指出：列寧底演說對於他們是可惡的，而列寧本人——更加可惡。他愈是明確地證明黨必須提高到革命理論底高度去全面地檢查實際，他們愈是憤恨地打擾他的演說。

「代表大會不是講哲學的地方！」

「不要教訓我們，我們不是小學生！」

特別震怒的是一個高個兒，大鬍子，像老闆模樣的人，他從座位上跳了起來，口吃地大叫着：

「陰——陰謀家……陰——陰謀家底勾當！布——布浪基主義者！⑩」

盧森堡贊許地點了點頭，在以後的某一會談上她向孟塞維克說得很好：

「你們不是站在馬克思主義上面，而是坐在，甚至是躺在它上面。」

一陣憤怒，諷刺，憎恨底兇暴，猛烈的狂風掃過廳堂，幾百隻眼睛各色各樣地照射着列寧，這些敵視底鋒芒對於他並沒有顯然的影響，他熱烈而又慎重，鎮定地講話。過了幾天我才知道這個外表的鎮定索了他很大的代價。令人很異而且難受的，就是瞧出激起對於列寧的敵視的是這個如此當然的思想：只有從理論底高度黨才能明白地看出黨內分歧底原因。我的心裏構成了一個這樣的印象：在會議期中每一天都給與烏拉基米爾·伊里奇新而又新的力量，使得他更加勇敢，更加自信，他的演說一天比一天聽起來更加堅定，而且代表大會上的一部份布爾塞維克份子也變得更加堅決，更加嚴峻。除了他的演說以外，差不多同樣令我激動的，是盧森堡底反對孟塞維克的漂亮而又尖銳的演說，是湯姆

斯基底反對「工人代表大會」這個思想的致命的，鐵鎚般的演說。

凡是空閒下來的一分鐘，一點鐘，列寧都耗費在工人中間，詢問他們的生活底最瑣碎的細節。

「女人怎麼樣？家務糾纏着嗎？究竟——在學習，讀書嗎？」

在海得公園，幾個第一次見過列寧的工人，談論着他在代表大會上的行動。當中有誰特別地說：

「我不知道，也許在這裏，在歐洲，工人中間有另外同樣精明的人，——倍倍爾，或者另外的誰。但是，要說有另外的人，使我一見就愛，就像愛他一樣——我却不相信！」

另外的一個工人微笑着添道：

「這個人是我們的！」

有幾個反對他：

「普列哈諾夫才是我們的。」

我聽見了一個中肯的回答：

「普列哈諾夫是我們的先生，我們的老爺，而列寧是我們的領袖和同志。」

不知是那青年青年人幽默地說：

「普列哈諾夫底燕尾服太窄小了。」

有過這樣一次：在去飯館的路上，一個孟塞維克工人阻止着烏拉基米爾·伊里奇，詢問什麼事情。伊里奇遲緩了脚步，他的同伴們走到前面去了。過了五分鐘走進館，他纏着眉頭說道：

「奇怪，這樣幼稚的小子到了黨的代表大會上來！他同我：分歧底真正原因究竟在那裏呢？是的，我說，你的同志們希望參加國會，我們却堅信工人階級應該準備戰鬥。好像是——他明白了。」

我們幾個人一起吃飯，總是在一家便宜的小飯館裏。我看見伊里奇吃得很少：兩三個煎雞蛋，一小片火腿，一杯烏黑的啤酒。從各方面都看得出他對待自己很怠慢，而他對於工人的非常關心却令我吃驚。安得列瓦(四)管理他們的伙食，他常常問她：

「你覺得怎樣：同志們不會受餓嗎，不嗎？姆，姆：可以加添幾片火腿麵包嗎？」

他來到了我所住的旅館，我聽見他有意地摸一摸我的牀舖。

「你在作什麼？」

「我看一看被褥潮濕不潮濕。」

我一下沒有了解：爲什麼他一定要知道倫敦的被褥是怎樣的呢？看出了我的疑惑，他就解釋道：

「你應當留意自己的健康。」

一九一八年秋天，我問一個梭爾莫孚的工人：在他看來，列寧底最顯著的特點是什麼呢？

「簡單。像真理一樣簡單。」

他說出這個，好像是思慮過的，老早就決定了的。

誰都知道，一個人底最嚴厲的批評者是他的手下人。但是列寧底汽車夫基爾，一個很多經驗的

人，說：

「列寧是很特別的。再沒有像他這樣的人。我送他經過廟斯尼茨基大街，交通很困難，我們幾乎

走不動，我怕汽車給撞壞了，我按喇叭，很激動。他打開車門，從踏板上向我走來，冒着被壓倒的危險，勸我道：

「請不要激動，基爾，像大家一樣開走吧。」我是一個老練的汽車夫，我知道誰也不會這樣作的。」

要表達，描繪他一貫地給人的印象是怎樣自然和平易，這是很困難的。

他的思想，像指南針一樣，總是指向着勞動人民底階級利益。在倫敦，在一個空閒的晚間，我們幾個人去到「音樂廳」——一個民衆劇院。看見小丑和打諢者，伊里奇就快樂而且使眾人地大笑起來，他沒精打彩地看其餘的一切東西，特別注意的看不列顛科倫比亞的工人砍伐樹木。小的佈景表現着森林的蓬帳，在蓬帳而前，在土地上面，兩個健康的年青人在一分鐘內砍倒了一棵樹，周圍約莫一個米遠。

「唔，這當然是給觀衆看的，事實上他們不能用這樣的進度工作，」他說，「但是，明顯地，他們也在那裏用斧頭工作，把成堆的木頭變成無用的木屑。這就是文明的英國人。」

他開始談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底無政府狀態，談到無計劃地消耗了的原料底巨大百分率，最後不勝遺憾地談到那時還沒有人想到用這個題目寫一本書。這個意思對於我有些不明白，但是我還沒有來得及問伊里奇，他已經興致勃勃的談到「嘲諷」是戲劇藝術底一個特殊形式了。

「這是對於大家承認的東西的一種諷刺和慘痛的態度，是把它們從裏面翻出來，稍稍加以歪曲，指出日常現象底不合邏輯的一種傾向。」

過了兩年，在加卜里烏，和波格達諾夫⁽⁸⁾談論空想主義的小說，他向他說：

「要是你爲工人們寫一本小說，描寫資本主義底強盜們怎樣掠奪土地，浪費一切石油、鋼鐵、木材，煤炭，那末，這將是一本很有益處的書，馬哈主義者⁽⁹⁾先生！」

× × ×

在倫敦分別的時候，他告訴我一定要來加卜里休息。

但是在他預備來以前，我已經在巴黎一個兩間屋子的學生住所裏看見他了，——說是學生住所，僅是依據屋子底面積，而不是依據屋裏的潔淨和整齊。娜姬絲達·康斯坦丁諾芙娜⁽¹⁰⁾，給了我們茶以後，就出去了，只剩下我們兩個人。這時候「知識社」已經倒閉了。我是來和伊里奇商談組織一個出版所，要盡可能地把我們所有的文學家聯合起來。我提議伏羅夫斯基和另外一個誰主持國外的編輯部，而德斯尼茨基·斯特羅葉夫在俄國代表他們。

我認爲必須寫一些關於西方文學史和俄國文學的書，一些關於文化史的書，以便供給工人們在自修上和宣傳上的豐富的實際的材料。

但是烏拉基米爾·伊里奇反對這個計劃，指出了檢查底嚴厲，指出了組織這些人的困難；大多數同志都忙於實際的黨的工作，他們沒有時間來寫作。但是他的最主要的和最能說服我的結論大概是這樣：「出版大本的書吧——沒有時間，而且只有知識份子才吃得消大本的書，然而，如你看到的，知識份子正離開社會主義而走向自由主義，我們不能從他們選定了的道路上把他們拉回來。我們所需要的，是報紙，小冊子，最好是恢復「知識叢書」，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在俄國由於檢查，在這裏由於

運輸；我們必須向羣衆散發成千成萬的傳單，可是你不能把這一大堆東西秘密地運去。等到更好的時候我們再來談出版所吧。」

以一種驚人的，他所固有的生動和明快，他談到「杜馬」，談到「恥於作十月黨人」的幹部，談到「在他們面前只有向右的一條路」，接着就舉出很多的證據來說明戰爭快要到來，而且「不僅一次戰爭，而是一連串戰爭」——他的這個預見很快地就在巴爾幹證實了。

他站起身來，以他特有的姿態把手指插在腋下的背心裏，在狹窄的屋子裏慢慢地踱着，眯着他的閃亮的眼睛。

「戰爭快要來了。這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的世界已經達到了腐爛的地步，現在人們已經開始遭受着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底毒害。我想，我們還會看見整個歐洲的大戰。無產階級嗎？無產階級本身還難於有力量防止這一流血的砍殺。怎樣才辦得到這個呢？整個歐洲的工人罷工嗎？對於這個他們還沒有充分地組織起來，覺悟起來。這樣的罷工一定是國內戰爭底開始，我們，實際的政治家，不能指望這個。」

他停止着，用鞋底磨擦着地板，陰鬱地說：

「無產階級，當然，會大吃其苦。它的命運暫時只有這樣。但是它的敵人——將互相削弱自己的力量。這也是不可避免的。」

走向我面前，好像吃驚似的，用了很大力氣，然而並不大聲，他說：

「不，你想想：爲着什麼吃飽了的人趕着餓肚子的人到戰爭中去互相廝殺呢？你能够說出一個

比這更愚蠢，更可憎的罪惡嗎？工人們對於這個將付出非常重大的代價，但是，歸根到底，他們是會勝利的。這是歷史底意志。」

他時常談到歷史，但是在他的話語裏我從沒有感到一種對於歷史底意志和力量的拜物教式的崇拜。

他的談話激動了他，他坐在桌子面前，揩了一下出汗的前額，喝了一點兒冷茶，出人意料地問：「你在美國怎樣惹起了風波呢？從報紙上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怎樣發生的呢？」我簡略地向他敘述了我的遭遇。

我從沒有遇見過一個能够像伊里奇這樣開心地大笑的人。甚至令我很奇怪的，是聽見一個這樣嚴峻的現實主義者，一個明白地看見，深刻地感到偉大的社會的慘劇之不可避免，不安協和不動搖地憎恨資本主義的世界的人，竟能够像小孩似的大笑，笑得呃着了喉嚨，流出眼淚。要這樣地大笑，必須具有着一種偉大，堅強，健康的心靈。

「呵，你是一個幽默家！」他大笑着說。「簡直沒有想到。鬼知道，多麼可笑……」

揩了弄出來的眼淚，他立刻嚴肅起來，帶着善良而又柔和的微笑說：「這是好的，你能够用幽默對付失敗。幽默是一個優美的，健康的品質。我很懂得幽默，然而不善於幽默。生活中可笑的東西大概不比可悲的東西少，的確不少。」

我們約好了過一天我去看他，但是天氣很壞，晚上我開始吐了多量的血，於是第二天我就走了。

巴黎分手以後，我們曾經會見於加卜里。在這裏我有一個很奇怪的印象：彷彿伊里奇到過加卜里兩次，而且是在兩種極端不同的情緒中。

一個伊里奇，當我一在碼頭上遇見他的時候，就立刻堅決地向我聲明：

「我知道，你，亞里格塞·馬格辛維支，始終希望我和馬哈主義者有和解的可能，雖然我在信中已警告過你：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不要有任何企圖吧。」

在去我家裏的路上，我極力向他說明他並不是完全正確的：我從不會而且現在也沒有打算調和哲學上的爭論，何況這些爭論是我不了解的。還有，從少年時代起，我就不相信任何哲學，這個不相信底主要原因始終是由於哲學和我個人的「主觀」的經驗有着矛盾：對於我世界隱隱開始，「形成」，而哲學却在它頭上打了一掌，完全不適當和不合時地問：

「往哪裏去？爲什麼去？爲什麼——想？」

有些哲學家簡單而且嚴厲地命令道：

「站住！」

除此之外，我已經知道，哲學好像一個女人，也許很不漂亮，甚至於醜陋，但是打扮得十分巧妙和動人，大家可能把她當作一個美人。這惹得伊里奇大笑起來。

「唔，這是開玩笑，」他說。「至於世界剛剛開始，形成，——這說得很好！對於這點你認真地想一想，從這裏你將走到你早就應該走到的地方。」

接着我向他說，波洛達諾夫，盧那卡爾斯基^①，巴察洛夫^②——在我的眼睛裏都是偉大的人物；

測度的標準，在黨內我沒有遇見過能夠與他們相比的人。

「假定這樣。接着又怎麼樣呢？」

「歸根到底我認爲他們是和我們目的相同的人，既然有大家所深刻地認識和領悟到的目的上的一致，那就應該掃除，消滅在哲學上的種種對立……」

「這是說和解底希望終於存在着嗎？這是沒有用的，」他說。「把它拋開吧，而且盡量拋開得遠些吧，我深切地勸告你！依你看來，普列哈諾夫，也是和我們目的相同的人了，但是，我認爲他的目的和我們的完全不同，雖然他是一個唯物主義者，而不是一個形而上學者。」

我們的談話在這裏完結了。我想用不着聲明：我所重述的並不是當時的原有的詞句。意思的確切——我是深信不疑的。

我在面前瞧見了烏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比在倫敦代表大會上更加堅決，更加剛直。但是在那裏他很激動，有時候我明白地感到黨底分裂逼着他過了一些苦痛的瞬間。

在這裏他是在一種鎮定、冷靜、和嘲笑的心情下，嚴厲地擯棄了哲學問題的討論，並且一般地採取着警戒的態度。波洛達諾夫，一個非常可愛的、溫和的、和深愛着列寧的人，雖然自認很高，也不能不傾聽這些異常尖銳和難受的話：

「叔本華^③說：「誰思想得清楚，就說得清楚」。我以爲他再沒有講過比這更好的話了。你，波格達諾夫同志，說得不清楚。你會用兩三句話給我說明你的「代替物」將給與工人階級一些什麼，爲什麼馬哈主義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嗎？」

波格達諾夫極力解釋，但是他的確說得不清楚而且很冗長。

「得了吧，」伊里奇勸告道。「是誰，我想是霍瑞思吧，曾經說過：『說老實話比作內閣大臣還好些』，我可以添加說：比作馬哈主義者還好些。」

接着他同波格達諾夫下棋，一下輸了，就生氣，甚至懊喪起來，好壞一個小孩似的。值得注意的：甚至這個小孩似的懊喪，也如他的驚人的大笑，並不破壞他的性格底完全的一致。

在加卜里還有另一個列寧，——一個漂亮的同志，愉快的人物，對於世界上的一切有着生動的、無窮的興趣，對於人們抱着異常溫和的態度。

有一次將近天黑，在大家出去散步的時候，他向我和安得列瓦說——不是快活地，而是帶着深深的憐恤：

「一些聰明的、有才能的人，曾經爲黨作了不少事情，本來還可以多作十倍，但是他們不同我們一道走！他們不能夠。成十成百的這樣的人，被這個萬惡的統治給毀滅了，殘害了。」

另一次他說：

「盧那卡爾斯基會回到黨裏來的，他的個人主義沒有那兩個多。一個真正稀有的天才。我對他『有些偏好』——見鬼，多麼愚蠢的話：有些偏好。我的確喜歡他，你知道，一個優秀的同志！他有一些法蘭西的光彩。他的輕浮也是法蘭西的，他的輕浮來自他的唯美主義。」

他詳細地詢問加卜里漁人們底生活，他們的收入，教士們底權威，學校——他的興趣底廣博不能不令我吃驚。當有人指給他一個教士是貧農底兒子的時候，他就立刻要求告知他：是不是農民們常常

邊兒子進教會學校，是不是農民們底兒子回到自己的鄉間作牧師？

「你——懂得嗎？如果這不是偶然的現象，那就是說，這是「梵諦岡」⁽²⁾底政策。一種狡猾的政策！」

我不能想像出還有另外的人，這樣高站在人羣上面，而能使自己不受野心底蠱惑，對於「簡單的人」沒有失掉任何生動的興趣。

他有一種磁力吸引着勞動人民底心和同情。他不會講意大利話，但是曾經見過夏里賓⁽³⁾和其他不少的俄國大人物的加卜里漁人們却出自本能地一下就把列寧安置在特殊的地位上。他的笑是魅惑人的——一個既善於洞察人類底拙劣的愚蠢和理性底矯揉的狡詐，又善於從「心地簡單」的人們底兒童似的天真裏找到歡樂的人底「由衷」的笑。

一個年老的漁夫吉阿法尼·斯巴達洛談到他：

「只有誠實的人才能夠這樣地笑。」

在天空般的碧藍而又澄清的水波上划船的時候，列寧學習「用手指」釣魚——單用一根綫，不用釣竿。漁人們向他解釋：當手指覺得綫在擺動的時候，就一定是釣着魚了。

「這樣：叮哈——叮哈，懂得嗎？」

他立刻釣着了一條魚，把魚拉起，大叫起來，像小孩一般歡喜，獵人一般興奮：

「哈哈！叮哈——叮哈！」

漁人們也像小孩一般快樂地哄笑起來，並且稱呼這個釣魚人：

「叮哈——叮哈先生。」

他走了以後，他們還經常地問：

「叮哈——叮哈先生好嗎？沙皇沒有捉住他，沒有嗎？」

x

x

x

x

我記不清楚是在列寧以前或以後普列哈諾夫曾經到過加卜里。

幾個加卜里的僑民，文學家愛里格，在梭池組織暴動被判處死刑的羅倫策，巴維爾·威克多爾奇克，另外好像還有兩個，想同普列哈諾夫談話。他拒絕了。這是他的權利，他是一個病人，是來這裏休養的。但是愛里格和羅倫策向我說他拒絕的方式太使他們難堪了。神經銳敏的愛里格堅持說普列哈諾夫曾經說過什麼「疲於應酬許多只愛說話而不能作事的人」。在我這裏的時候，他的確不願意接見當地的任何人。——而伊里奇却接見了所有的人。普列哈諾夫簡直不詢問什麼，他已經知道一切，而且自己向你談述出來。具有俄國式的博大的才能，受過歐洲式的教育，他愛炫示他的漂亮的，俏皮的詞句，而且正是爲了俏皮的詞句，他無情地強調外國和俄國的同志們底缺點。我覺得他的俏皮總是不成功的，在我的記憶裏只留下了一些失敗的例子：「並非中東地中唐的梅林格」。「愛里科·菲里是一個騙子，既沒有鐵，也沒有金」——這裏的雙關語是建立在「菲洛」這個名詞上——意思是鐵。一切都是這樣的一套。一般講來，他是俯就地對待人們的，當然不完全像一個神，而是多少有些相似。天才的文學家，黨底創始者，他在我心裏引起深深的崇敬，然而不是同情。他有太多的「貴族氣概」。也許，我判斷錯了。我並不特別喜歡錯，但是，如衆人一樣，我也會錯的。事實仍然是事實：我很

少遇見過像普列哈諾夫和列寧這樣不相同的人。這是自然的：他完畢了他的破壞舊世界的工作，另一個却已經開始創造新的世界了。

生活是安排得這樣魔鬼似地巧妙，不能恨就不能真誠地愛。單只這一點——根本地歪曲人性，必然地把靈魂分成兩半，不可免地要透過恨去愛——就判定了現代的生活條件應當毀滅。

在俄國，在這個宣傳着受苦是「拯救靈魂」的萬應藥的國家裏，我沒有遇見過，也不知道有誰像列寧這樣深刻而且強烈地憎恨、厭惡、和仇視着人們底不幸、痛苦、與災難。

在我的眼睛裏，這個情感，這個對於生活底慘劇的憎恨，把烏拉基米爾·列寧特別地提高了，因為在他所屬的國家裏，最有天才的鉅著都是歌頌和讚美受難的聖書，青年們正開始依照千篇一律的，根本上精窳瑣細的日常的悲劇的書而生活。俄國的文學——是歐洲最悲觀的文學，我們所有的書都是寫的同一個題目：我們怎樣受苦——在青年和中年時代，由於缺乏理性，由於專制壓迫，由於女人誘惑，由於喜愛親人，由於宇宙構造底缺陷，在老年時代，由於認識生活底錯誤，由於缺少牙齒，由於消化不良，由於死亡底不可避免。

每個俄國人，只要「爲着政治」而被囚禁了一月或充軍了一年，就認爲獻給俄國一本他的受苦底回憶錄是他的神聖的義務。直到今天，還沒有誰想到寫一本書敘述他的一生的快樂。既然俄國人習慣於臆造自己的生活，而不善於把它實現出來，那末，一本描寫快樂的生活的書大概會教給他們必須怎樣臆造這樣的生活吧。

在我看來，列寧之特別偉大，正是在他的這個對於人類底不幸的不調和的，無休止的敵視，是在他顯著地確信：這個不幸並不是生活底不可移去的基礎，而是人們應當並且能夠剷除的可惡的東西。

我要把他的性格底這個基本的特點叫作唯物主義者底戰鬥的樂觀主義，而且這並不是俄國的特點。正是這個特點吸引了我的靈魂傾向於這個人——用人字寫的人。

x

x

x

x

在一九一七——一八年，我和列寧的關係遠非我所願看見的那樣，但是又不能不如此。

他是一個政治家。他完全具有龐大的沉重的海船底舵手所必須有的那種聰明的運直的眼光，這裏所謂的海船，就是笨重的農民的俄國。

我對於政治有著一種生理上的厭惡，我一般地不相信羣衆底理性，特別農民羣衆底理性。沒有被思想所組織過的理性，還不是生活中間的那種創造的力量。在羣衆底理性中是沒有思想的，直到他們認識各個個人底利益底共同性爲止。

幾千年來，羣衆生活在一種對於更好的生活的追求中，但是這種追求從他們的血肉裏產生了一些強盜，這些強盜奴役他們，專事吮吸他們的血液，並且將這樣繼續下去，直到他們知道世界上只有一種力量能把他們從這些強盜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那就是列寧底真理底力量。

當一九一七年列寧回到俄國，發表了他的「提綱」的時候，我以爲他是用這些提綱把所有的數量小而質量優秀的受過政治教育的工人和所有的誠實的革命知識份子作爲俄國農民的犧牲品。這個俄

國唯一的積極的力量，像一把鹽一樣，將被投入農村底淡而無味的沼澤中，毫無痕跡的溶解，耗盡，絲毫也改變不了俄國人民底精神，生活，歷史。

科學的，技術的，——一般地屬於專門職業的知識份子。從我的觀點看來，在本質上是革命的；他們與工人，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一起，對於我就成了俄國所積聚的最寶貴的力量——至於另外的能夠奪取政權和組織農村的力量，我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還沒有看見過。但這些數量微小，由於矛盾而分裂了的力量，僅在最牢固的內部團結底條件下才能完成它們的任務。在它們面前擺着一個巨大的工作：征服農村底無政府狀態，培植農民意志，教導他們合乎理性地工作，改造他們的經濟，而且用這一切迅速地推動國家前進，這一切只有在農村底本能降服於城市底有組織的理性的情況下才能辦到。我認爲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是建立能夠幫助國家文化力量底高深的條件。爲了這個目的，我會經建議在加卜里設立工人學校，而且在一九〇七——一九一三年的反動時期裏我會經盡力用種種方法企圖提高工人們底愉快的精神。

爲着這個目的，就在二月革命以後，一九一七年春天，組織了「發展和傳播實驗科學的自由聯合會」，這個機關底任務一方面組織俄國的科學機關，另一方面是把科學和技術的知識普及到工人階層。領導這個聯合會的是一些偉大的學者，俄國科學院底會員，斯契克洛夫，屈加也夫，費爾斯曼學士，科斯特切夫，比特羅夫斯基以及其他許多的人。他們積極地募集經費；科斯特切夫已經着手尋找建立動植物研究院的地址。

爲着更明白起見，他要說一說：文盲的農村之歷倒地勝過城市，農民意識的個人主義，以及他

們的幾乎完全缺乏社會情緒，曾經沉重地壓抑了我一生。受過政治教育的工人與科學和技術的知識份子緊密聯盟而建立的專政，在我看來，是擺脫困難的情況，特別是被那便農村更加無政府化的戰爭所弄複雜了的情況中唯一可能的出路。

我和共產黨員意見分歧的地方，是在估量知識份子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這個問題上。準備了俄國革命的正是這些知識份子，連同用社會主義的精神和崇高的智慧教育了成百的工人的一切「布爾塞維克」也包括在內。俄國的知識份子——科學的和技術的——過去曾經是，現在也是，而且很久以後也還是專行俄國歷史的重載的唯一的馱馬。不管經驗過一切這樣的震動和刺激，人民大眾底理性依然是需要着外來的領導的力量。

十三年以前我是這樣地想的，也就是這樣地錯了。我的這一頁回憶本來應該刪掉。但是——「筆尖寫下來的，斧頭也砍不掉」。此外，「我們從錯誤中來學習吧」——伊里奇常常反覆地說。就讓讀者知道我的這個錯誤吧。如果它可以作為對於那些愛依據自己的觀察匆匆地下結論的人的一個教訓，那就很好了。

當然，在一部份專門家底卑鄙的破壞行為連續發生以後，我就不得不改變——而且已經改變了——我對於科學和技術工作人員的態度。這樣的改變是相當地費力的，特別是在老年。

x

x

x

x

人民底忠誠的領袖底職責——是超人也艱苦的。沒有某種程度上的暴君氣概，就不能成為領袖。大概，在列寧統治下所殺死的人是多於在國澤爾統治下的。但是，要知道，列寧領導下的革命所遭遇

的反抗是組織得更加廣泛和強大的。此外，還必須注意：隨着『文明』底發達，人的生命底價值也顯明地降低了，現代歐洲的殺人技術底發達和對於這種事情的喜好就無可辯駁地證實了這點。

請憑着良心說吧：那些『道德家』，在四年的可恥的歐洲大戰當中，不但不憐惜成百萬的被屠殺的人們，而且用一切方法煽動這個可惡的戰爭『直到完全的勝利』，在此以後他們却大談俄國革命底血腥的殘酷，這種偽善難道不是極不適當而且極令人惡心的嗎？現在那些『文明國家』被打敗了，被消耗了，^得得粗野起來，而全人類所共有的小市民的愚蠢却得到勝利，它的粗硬的繩索到今天還在絞殺着人們。

許多人曾經寫過和談過列寧底殘酷。當然，我不能讓自己笨拙到可笑來保護他不受造謠和污蔑。我知道，造謠和污蔑是小資產階級政客們底合法的方略，他們攻擊敵人的日常的手段。在這個世界上的偉大人物當中，很難找到有一個不被人用爛泥塗污的。這是衆人皆知的事實。

除此以外，一切的人們都有着一種傾向：不僅把一個傑出的人物貶抑到我們所理解的地步，而且極力把他投擲到自己脚下所挖掘的叫作『日常生活』的膠粘的有毒的泥坑中。

我還厭惡地記得這樣的一條事：一九一九年在彼得堡舉行『貧農』代表大會，從俄國北方各縣來了幾千個農民，有幾百個住在羅曼諾夫底宮裏面。當代表大會結束和這些人走了以後，才發見他們不僅把宮裏所有的浴盆而且把很多寶貴的塞維爾的，薩克遜的，以及東方的花瓶當作溺器使用，弄得骯髒不堪。他們這樣作，並不是由於需要，——宮裏的廁所是完好的，水管也是流通的。不，這種流氓行爲乃是毀損，糟塌漂亮東西的慾望底一種表現。在兩次革命和戰爭當中，我成百次地看見了人們底

這種陰暗的復仇的傾向：破壞，損傷，嘲笑，誹謗優美的東西。

不應當認爲：我強調「貧農」底這個行爲是由於我對於農民的懷疑態度，不，我知道，有些知識份子底集團，譬如說，那些顯然以爲俄國沒有他們就不會有好的什麼的僑民們，就有着糟場優美的東西的病態的慾望。

污損特別美麗的物品的這種惡劣的傾向與誹謗極其非凡的人物的那種可憎的傾向是有着同一的根源的。一切非凡的人物總是阻礙着人們依照自己所願望的那樣過活。人們所渴望的——如果他們渴望的話——完全不是根本地改變他們的社會習慣，而僅只是擴大它們而已。大多數人底主要的呻吟和啼泣是：

「不要阻礙我們依照自己所習慣的過活呀！」

烏拉基米爾·列寧是一個比他以前的任何人都更善於阻礙人們依照自己所習慣的過活的人。

世界資產階級對於他的憎恨表現得又露骨，又可惡；它的紫青色的浮腫的斑點到處都鮮明地閃耀着。本來十分可惡，這個憎恨却告訴我們在世界資產階級底眼睛裏烏拉基米爾·列寧是怎樣地偉大和可怕，——這個全世界無產階級底鼓動者和領導者。他的肉體已經不存在了，可是他的聲音却在地球上勞動人民底耳邊更高亢，更勝利地響亮着，而且地球上沒有一個角落沒有這個聲音激起工人羣衆底意志趨向於革命，趨向於新生活，趨向於人類平等世界底建立。列寧底學生，他的力量底繼承者，正在日益自信地，堅強地，順利地完成這個偉大的事業。

令我心神迷醉的是他的求生的意志底顯著的表現和對於生活底苦難的積極的憎恨。我讚賞他的不

論作什麼都貫注着的那種青年的熱忱。他的超人的工作能力很令我吃驚。他的舉止輕巧，敏捷，而且簡單，但是他的強有力的手勢與他的談話是完全和諧的，他的談話也是語句簡單而思想豐富。在他的蒙古人式的臉上，燃燒着，活躍着一個反對生活底虛偽和苦痛而百勞不倦的戰士底銳利的眼睛，它們燃燒着，時而斜看，時而睜視，時而諷刺地微笑，時而閃出憤怒的火焰。這一對眼睛底光芒使得他的談話更加熾烈而且明快。

有時候好像他的靈魂底不可戰勝的力量從眼睛裏射出火花，而且一些充滿着火花的語句在空中閃耀。他的談話總是使得肉體上也感觸到一種不可抗拒的真理。

非常而又奇特的是聽見列寧在歌洛克公園裏散步，——一看見他就完全令人想到一個人坐在長桌底一端，微微地笑着，閃着舵手底鋒利的眼睛，熟練地、敏捷地領導着同志們討論，或者是站在講台上，仰着頭，把明亮的清晰的語句投擲在靜悄悄的人羣中間，在渴求着真理的人們底急切的眼睛裏面。這些語句總是令我想起那鐵屑一般寒冷的光輝。

從這些語句裏，異常單純地顯出了極其完美的真理底塑像。

冒險是他的本性，但是這並非賭徒底貪利的冒險，這顯示着列寧底那種特殊的魄力，這種魄力是只有對於自己的使命抱着不可動搖的信念的人，只有全面地和深刻地感到自己和世界的聯系，最後了解自己在這個世界底混亂中的任務——反對混亂的任務——的人才能具備的。

他能以同樣的熱忱下棋，看『服裝史』，和同志們爭論幾點鐘，釣魚，在南方陽光曬照下的加下

里石道上散步，讚賞金雀花和漁人們底黝黑的孩子。晚上，傾聽俄國農村底故事，他羨慕地歎息着：「我知道俄國太少了。辛比爾斯克，喀山，彼得堡，充軍，——幾乎就是這一切！」

他喜歡可笑的東西，而且笑得全身擺動起來，的確是「捧腹絕倒」，有時候竟致流出眼淚。在他的短促的，特有的感歎「姆——姆——姆」中間，他能表現無限的不同的音調，從刺骨的諷刺到小心的懷疑，而且在這個「姆——姆」中間常常響亮着一種只有很精明的，很熟習生活底種種荒誕的愚蠢的人才博得的鋒利的幽默。

矮胖，健壯，長着蘇格拉底式的前額和洞察萬物的眼睛，他時常做出一種奇怪而且近乎滑稽的姿勢——頭向後仰，又偏到肩上，把手指插在腋下的背心裏面。這個姿勢有着一種非常親切而又可笑的表情，一種打了勝仗的雄鷄底表情，而且在這一瞬間，他全身閃耀着快樂的光輝，這個該咒詛的世界底大孩子，這個爲了實現愛而不得不把自己犧牲於敵視和憎恨之下的輝煌的人物。

在一九一八年以前，在那最卑劣和醜惡的暗殺底企圖實現以前，我在俄國沒有會見過列寧，甚至從遠處也沒有聽見過他。當我去看他的時候，他還不能好好地運用他的手，並且難於移轉他的被打穿了的頸項。對於我的憤激，他不高興地回答，好像攔斥他所厭煩的東西似的：

「一陣叫嚷。有什麼用處呢？每個人是依照自己的見地行動的。」

我們的會見是很友愛的，但是，當然，親愛的伊里奇底銳利的、洞察萬物的眼睛，帶着顯然的憐惜注視着我，「一個迷失過路途的人」。

過了幾分鐘，列寧興奮地說：

「不同我們一起的，就是反對我們的。超然於歷史之外的人——只是一種幻想。即便承認以前有過這樣的人。那末現在——是沒有的，是不能有的。誰也不需要這樣的人。一切的人們，甚至最下層的，都被捲入空前混沌的現實底漩渦中間。你說，我把生活太簡單化嗎？這個簡單化有毀滅文化的危險嗎，唉？」

接着是那麽諷刺的，特有的表示：

「姆……姆……」

鋒銳的目光變得更加鋒銳，而且列寧用一種低小的聲調繼續道：

「唔，依你看來，成百萬的拿着槍桿的農民——對於文化不是一種威脅嗎，唉？你以為憲法會議會處理他們的無政府狀態嗎？這樣常常叫嚷着鄉村無政府狀態的你，是應當比別人更了解我們的工作的。必須向俄國羣衆指出一種很簡單，很爲他們所理解的東西。蘇維埃和共產主義——是簡單的。」

「工人與知識份子底聯盟，呢？還不壞，不壞。告訴知識份子，讓他們到我們這邊來。依你看來，他們是真誠地服務於正義的嗎？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請他們到我們這邊來。正是我們負起了解除人民底倒懸，告訴世界關於生活的真理的巨大任務，正是我們指示給人民走向人類生活的筆直的道路，從奴役，貧困，恥辱解放出來的道路。」

他笑了起來，而且毫無怨悵地說：

「爲了這個我才吃了知識份子一粒子彈。」

當談話底溫度接近了常態的時候，他帶着憤懣和悲痛講道：

「難道我反對說知識份子對於我們是需要的嗎？可是你看到他們的態度是怎樣地敵視，他們是怎樣不理解當前的要求嗎？他們也沒有應出：沒有我們他們是無力的，是走不到羣衆中間的。這是他們的罪過，如果我們打破了太多的腦袋。」

差不多在我們每次會面當中，都發生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雖然在口頭上他對於知識份子的態度是敵視的、懷疑的，——然而實際上他總是正確地估計了才智底力量在革命過程中的重要性，而且好像同意這點：根本上革命正是這個力量在過時的和狹隘的條件下找不着正當的發展底可能性的一種爆發。

記得有一次我同科學院底三個會員去他那裏。談話是關於彼得格拉底一個高等科學研究院有改組的必要。送走了這三位學者之後，列寧滿意地說：

「我懂得這些人。這才是聰明人啦。對於他們，一切是簡單的，一切是嚴格地規定好了的，你一下就看出這些人很知道他們需要着什麼。和這些人一同工作——是一種快樂。我尤其喜歡那一位……」

他說出了俄國科學界上一個偉大的名字，第二天他在電話上向我講：

「問一問C，他來不來同我們一起工作？」

當C接受了這個建議的時候，列寧衷心地快樂極了，搓着兩手，玩笑似地說：

「就是這樣，一個一個地，我們要把俄國和歐洲所有的科學家都拉過來，那時候，不管願意不願意，世界總是會翻一個身的呀！」

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布哈林特別地說：

「民族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一起。承認什麼卑鄙的資產階級有自決權，這是絕對不合式的。」

「不，對不住」，列寧反駁道：「這的確是合式的。你所指的是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分化出來的過程，可是，我們還要看一看，它是怎樣進行的。」

於是，以德國爲例子指出這個分化過程是怎樣地遲緩和困難，而且又提到「共產主義不是用暴力可以灌輸的」——他這樣表示了自己對於知識份子、在工業、軍隊、和合作運動中的重要性的意見。我引證「消息報」上登載的代表大會討論的記錄：

「這個問題在此次代表大會上必須完全明確地加以解決。只有憑藉資產階級底科學和技術使共產主義更爲羣衆所接近的時候，我們才能够建設共產主義。」

「爲了這個，必須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機關，必須招致所有的專門家來工作。沒有資產階級的專門家，就不可能提高生產力。必須用同志合作底雰圍氣，工人委員，共產黨員去包圍他們，必須建立使他們不能脫離而去的種種條件，但是必須給與他們比在資本主義下更便於工作的可能性，因爲不是這樣，這個被資產階級教養出來的階層就不會工作。用鞭子強迫這個階層工作是不可能的。」

「資產階級的專門家是慣於做文化工作的，他們在資產階級統治底機構裏推進了這個工作，即是，用巨大的物質的企業富裕了資產階級，而把很小的一部分工作分給無產階級。但是他們畢竟推進

了文化——這就是他們的職業。只要他們聽見工人階級不僅重視文化，而且又幫助把文化推行到羣衆中間，他們就會改變他們對於我們的態度。那時候他們在精神上將表示屈服，不僅是在政治上和資產階級脫離。

『必須吸引他們到我們的機關裏來，而且爲了這個必須有時有所犧牲。對於這些專門家，我們不應當用渺小的吹毛求疵的方式。我們應當盡可能地給與他們最好的生活條件。這將是最好的政策。如果昨天我們談過小資產階級政黨底合法存在，而今天却逮捕起孟塞維克和左翼社會革命黨員來，那末在這些變動中是貫穿着一個最堅定的路線的：撲滅反革命，利用資產階級的機關。』

在這個偉大政治家底這些輝煌的字句中，比在那小資產階級底無力的，實質上是偽善的『人道主義』底悲嘆裏，是有着一種生動得多，真實得多的意義的。不幸地，那些應當了解和重視這個和工人階級一起誠實地工作的號召的人們，有許多却不了解和重視這個號召。他們寧願鬼鬼祟祟地從事破壞、叛變底行爲。

在農奴法廢除以後，許多的『家奴』，奴隸性的傢伙，還依然服務於他們的主子，在他們的主子慣常用鞭子抽打他們的那些馬廐裏。

我常常同列寧談到革命的策略和生活底殘酷性。

『你想怎樣？』他驚異而且忿怒地問。『在這樣空前兇惡的戰鬥中，人道主義是可能的嗎？哪兒有仁慈和寬容底餘地呢？歐洲封鎖着我們，我們被奪去了早就期待着的歐洲無產階級的幫助，反革命

像狗熊一樣爬到我們身上，而我們：「怎樣呢？難道不應該，沒有權利鬭爭，反抗嗎？唔，對不住，我們不是傻瓜。我們知道：我們所要的，除了我們，誰也不能辦到。難道你認為：如果我不這樣確信，我還會坐在這裏嗎？」

「你用什麼標準來判斷那些打擊是必要的，而那些是多餘的呢？」有一次在熱烈的談話之後他問我。對於這個簡單的問題我只能帶着詩意地含糊地回答。我想別的回答是沒有的了。

我常常拿各種各樣的要求去麻煩他，有時候我感到我的替人斡旋引起了列寧對我的憐惜。他問：「你不覺得你在從事沒有意味的，無聊的勾當嗎？」

但是我繼續作我認為是必要的事情，而這個了解無產階級底敵人底打算的人底對視的、發怒的眼光並沒有把我推開。他悲痛的搖着頭，說：

「在同志們底眼中，在工人們底眼中，你在糟蹋你自己啦。」

我指出同志們，工人們，在激動和忿怒底情況下，往往把自由，把有價值的人們底生命看得太輕，太「簡單」，依我看來，這不僅以過多的，有時候是無意義的殘酷來糟蹋真誠的、艱苦的革命事業，而且在客觀上是危害這個事業的，因為這推開了不少的重要人物來參加這個事業。

「姆……姆，」列寧懷疑的咕嚕着，並且向我指出知識份子叛變工人事業的許多事實。

「在我們中間，」他說，「有許多叛變革命，出賣革命，不僅是由於胆怯，而且是由於自愛，由於怕丟臉，由於怕他們的心愛的理論在和實際的衝突中遭到損害。我們是不怕這個的。理論，假設，對於我們並不是「神聖的」東西，對於我們，這是工作的工具。」

畢竟我記不起哪一次列寧拒絕過我的請求。如果碰到我們的請求沒有執行的話，這並不是他的過錯，而是大概由於俄國國家底構造機器裏面所充滿着的「機構的缺點」。我們承認有人惡意地不願改善有價值的人們底命運，不願拯救他們的生命。可能這裏也有「破壞行爲」，敵人底無恥是不亞於他的狡詐的。仇恨和惡意是伴着惰性而活動的。當然，也有心理不健全的，帶着幸災樂禍的願望的小人。

有一次他微笑着，拿出一個電報給我看：

「又逮捕我了，請轉告釋放。」

簽名是：伊凡·伏爾雷。

「我讀過他的著作，」我很歡喜。從這兩句話裏我感到這個人懂得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並不生氣，並不因為個人受到侮辱而勃然震怒。好像他被逮捕是第三次了。你可以勸勸他離開鄉下，不然，也許下次會殺掉他的。顯然那裏都不喜歡他。勸「勸吧。打電報去。」

常常令我驚異的，是列寧對於他所認為是敵人的人們的欣然援助，不僅是欣然援助，而且還顧慮到他們的將來。例如，一個將軍，學者，化學家，受着死刑底威脅。

「姆……姆，」列寧注意地聽了我的敘述之後說。「那末依你看來，他不知道他的兒子們把武器藏匿在他的實驗室裏嗎。這裏有一些浪漫的氣味。但是必須讓狄茨爾靖斯基來調查這件事情，他對於事物底真像有一種敏銳的感覺。」

過了幾天，他在彼得格拉打電話告訴我：

「你的那位將軍——我們可以釋放，好像是已經釋放了。他想作什麼呢？」

「乳劑，」

「是的，是的，——什麼石炭酸。唔，讓他製造石炭酸吧。你告訴我，他需要什麼……」

爲了掩飾救了人命而有的羞澀的快樂，列寧用諷刺遮蓋着他的歡喜。

過了幾天，他又問：

×

×

×

×

一九一九年，在彼得格拉底廚房裏，出現了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嚴厲地要求着：

「我是V公爵夫人，給我一點骨頭喂我的狗吧！」

據說她會忍受不了恥辱和飢餓，決心投身到尼瓦河裏淹死，但是彷彿她的四條狗嗅出了主人底不好的企圖，就追跟着她，用它們的哭叫和奔跳逼着她放棄了自殺底念頭。

我向列寧講述了這個傳說，他從頭到腳地斜視着我，把眼睛翻起，接着又完全閉上忿然地說：

「假如這是捏造出來的，那末捏得真不壞。一個對於革命的諷刺。」

他沉點着。站起身來，整理桌上的文件，他沉思似地說：

「是的，這些人窘迫起來了，歷史是一個嚴酷的母親，在報復底事件上是一點也不顧慮的。有什麼說的呢？對於這些人是不好的。當然，他們中間的聰明人了解出他們是連根被拔掉了。再不會生長了。移居，遷住到歐洲，又不會令聰明人滿意。他們在那裏不會活下去的，你覺得怎樣？」

「我學得——不會活下去。」

「就是說——或者跟我們一起走，或者又去請求干涉。」

我曾經問過他：是我覺得是這樣，還是他真的憐惜人們呢？

「聰明人——我是憐惜的。我們的聰明人是很少的。我們大半是具有才能然而頭腦懶惰的人。」
記起了幾個已經根絕了他們的階級心理而和「布爾塞維克」一同工作的人，他就非常和愛地談到他們。

x

x

x

x

列寧，一個意志力驚人堅強的人，最高度地具有優秀的革命知識份子所特有的品質——自我克制，這常常達到自我苛責，自我摧殘的地步，達到否認藝術的地步，達到安得列夫⁽²⁾和他底一個主人公底邏輯：「人們過活得壞，就是說，我也應當過活得壞。」

在困難的、飢饉的一九一九年裏，列寧羞於吃同志們、兵士和農民從內地寄給他的食物。當人們把包裹送到他的不舒適的房間裏的時候，他就皺着眉頭，臉紅起來匆忙地把麵粉、糖、牛肉分送給害病的或由於飲食不足而衰弱的同志們。邀請我到他那裏去吃飯，他說：

「我招待你吃鱈魚——從亞斯特拉罕寄來的。」

而且緊皺着蘇格拉底式的前額，把那洞察萬物的眼睛斜射到一邊，他添加道：

「他們寄來，好像送給老爺似的！你怎樣退還呢？拒絕吧，不接受吧——那你就會損傷他們。但是周圍都在挨餓啦。」

沒有個人的嗜好，對於煙酒十分陌生，從早到晚忙碌於複雜的困難的工作，他完全不關心自己，但是仔細地注意同志們底生活。坐在他的辦公室裏的桌子面前，很快地寫着，而且不讓筆尖離開紙地說着：

「早安，你好嗎？我立刻就完。有一個同志，在鄉下，很寂寞，顯然——厭倦了。必須幫助他。情緒——並不是一件小事情！」

有一次在莫斯科，我到他那裏去，他問：

「吃過飯了嗎？」

「吃過了。」

「沒有扯慌嗎？」

「有的是見證，——我是在克姆林宮飯堂裏吃的。」

「我聽說——那裏管理得不好。」

「還好，不過可以更好些。」

他立刻就詳細地盤問起來：爲什麼不好，怎樣才可以弄得更好些？

他開始生氣地咕噥着：

「爲什麼他們在那裏不能找到一個能幹的廚師呢？人們工作得簡直到了暈倒的地步，必須用好吃的東西供養他們，使他們多吃一些。我知道，食物很少而且很壞，——這裏必須有一個精巧的廚師。」於是他引了一段某個衛生（缺三字——編者）關於好吃的東西在營養和消化過程中的作用的言

論。我問：

「你怎樣有時間想到這些東西呢？」

「想到合理的營養嗎？」

從他的語調我了解我的問題是不適當的。

我的一個老相識，斯科洛霍多夫，也是梭爾（缺十一字——編者），訴說在「捷卡」裏面的工作底艱難。我向他說：

「依我看來，這不是你作的事情。」

他悽然地表示同意：

「完全不適合我的性格。」

但是，想了一下，他說：

「可是，你要記得，伊里奇大概也常常不得不硬起心腸——我真慚愧自己的軟弱。」

我過去和現在都知道有不少的工人始終不得不咬緊牙關，「硬起心腸」——克服自己的「社會理想主義」，爲了他們所服務的事業底勝利。

列寧本人也不得不硬起心腸嗎？

他太不注意自己，以致絕少向別人談到自己；他比任何人都更善於默守他的靈魂底秘密的激動。但是有一次，在哥洛克，當他摩撫着誰的孩子們的時候，他說：

「這些小孩會比我們過活得好些，我們生活中遭遇的很多東西，他們是不會經歷的。他們的生活

不會是那樣殘酷。」

於是瞭望着遠處有村莊蜷伏着的小山，他沉思地添加道：

「我畢竟不羨慕他們。我們這一代已經完成了在歷史上具有驚人意義的工作。我們生活中的被形勢所逼成的殘酷將被了解 and 證實是正確的。一切將被了解，一切！」

他細心地摩撫着孩子們，用一種特別輕巧而又溫柔的手勢。

x

x

x

有一次我到他那裏去，瞧見桌上擺着一本「戰爭與和平」。

「是的，託爾斯泰！我想讀一讀打獵底那個場面，可是我記起必須給一個同志寫信。讀書——完全沒有時間。只是昨天深夜裏我才讀完了你的那本關於託爾斯泰的書。」

微笑着，眯起眼睛，他快活的在安樂椅上把身體伸展開來，放低聲音，很快地繼續着：

「怎樣的一個巨石呵，呃？怎樣偉大的一個人物呵！先生，這才是一個藝術家呢……你知道，還有什麼令人驚異的呢？在這位伯爵以前文學裏是沒有一個真正的農民的。」

接着，用那眯起的眼晴看着我，他問：

「歐洲有誰能够同他並列呢？」

他自己回答道：

「沒有誰。」

於是搓着兩手，他滿意地笑了起來。

我時常看出他的這個誇耀俄國藝術的特點。有時候我覺這個特點對於列寧是異常不相稱的，甚至至是幼稚的，但是以後我却聽到這個特點裏面回響着一種深深埋藏着的對於勞動人民的愉快的愛慕。

在加卜里，看見漁人們怎樣細心地解開着被鮫魚嚙破和攪亂了的網，他說：

「我們的漁人們工作得更機敏些。」

當我表示對於這句話懷疑的時候，他不無懊惱地說：

「姆……姆，你沒有忘掉俄國嗎，住在這個小小的地方。」

吉斯尼茨基。斯得羅也夫曾經告訴我：有一次他同列寧到瑞士去，在火車上，讀着一本關於杜烈爾的論文。

幾個坐在同一車廂裏的德國人問他這是一本什麼書。接着看出他們簡直沒有聽說過自己的偉大的藝術家。這差不多引起了列寧底狂樂，而且有兩次帶着誇耀，他向吉斯尼茨基說：

「他們不知道自己人，而我們却知道。」

有一個晚上，在莫斯科，在比西科瓦底住宅裏，列寧聽到伊撒亞·多波洛文所奏的悲多汶底一個樂曲，說：

「我不知道還有比「阿巴西那塔」更好的東西，我願意每天聽一聽。這是奇特的，超人的音樂。我總帶着也許是幼稚的誇耀想：人們能够作出怎樣的奇蹟呵！」

於是眯起眼睛，微笑着，他不快活地添加道：

「我不能常常聽音樂，它會影響神經，使我想說一些漂亮的蠢話，摩撫那些住在這個荒僻的地獄裏而能創造出這樣美強東西的人們底腦袋。但是現在決不可以摩撫誰的腦袋——它會咬掉你的手，你一定要打擊腦袋，無情地打擊，雖然我們在理想上是反對用暴力對待人的。姆……姆——責任是多麼可怕地艱難呵！」

自己差不多已經病了，很疲乏了，他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九日寫信給我：

A. M.

我把你的信轉給了加米涅夫。我疲倦得什麼也不能作。你在吐血，而你還不走！這的確是太不應當而且過於疏忽。在歐洲，在好的療養院裏，你將好起來，將作出雙倍的事情。千萬萬確。在我們這裏——既不會好，也不能作什麼，只是奔勞，無謂的奔勞。走吧，去治好吧。不要頑固，我請求你！

你的列寧。

有一年多，他非常頑固地堅持我離開俄國，然而我很奇怪：完全被工作吞沒了他的他，怎麼總記得誰在什麼地方病着，必須休養呢？

像上面那樣的信，他寫給過各種各樣的人，大概有幾十個吧。

x

x

x

我已經講過他的對於同志們的非常特別的態度，他的那種甚至深入到他們的生活中的不愉快的細節的注意。但是在他的這種情感裏我從來沒有覺察到那種聰明的主人對於他的誠實而且能幹的僕人有

時候所表現的利己的關心。

不，這是真誠的同志底出自心坎的注意，平等的人們相互間的愛底情感。我知道，在烏拉基米爾·列寧與他的黨裏的甚至最偉大的人們之間是不能劃一個等號的，但是他彷彿不知道這點，更正確些說，不願意知道這點。在和人們爭論的時候，他是尖銳地對待他們的，無情地諷刺，有時候甚至惡毒地嘲笑……一切就是這樣。

但是有好多次在他批評他昨天所指責和「叱罵」的人們的時候，我完全明晰地聽到一種真摯的驚異底聲調，驚異這些人們底才能和精神的堅定，驚異他們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底地獄般的環境下的頑強而且艱苦的工作，在各國和各黨底暗探底包圍中，在那些像腐臭的膿包一般遍佈在這個被戰爭消耗了的國家底軀體上的陰謀詭計之中的工作。他們工作——沒有休息，吃得少而且壞，生活在一種毫無間斷的恐怖中。

但是列寧自己呢，彷彿不會經歷過這些環境底艱苦，不會經歷過這種被內戰底血腥的暴風雨把最深的基礎都震撼了的生活底恐怖。僅只有一次，在他的屋裏，在他和安得列瓦的談話中，才表現出了一種類似訴苦的什麼：

「有什麼辦法呢，親愛的？必須鬭爭。只有這樣！我們覺得艱苦嗎？當然！你以為我不覺得艱苦嗎？覺得的——而且還很厲害！但是——看一看狄茨爾靖斯基吧，——他變得像什麼模樣了！簡直沒有辦法！艱苦對於我們總是好些，只要能够戰勝。」

我親自聽見他僅僅有過一次訴苦：

「可惜——馬爾托夫不同我們一起，可惜得很！他是一個多麼非凡的同志，一個多麼誠實的人！」

我記得他是怎樣快活而且不斷地哈哈大笑，當他在什麼地方看到了馬爾托夫底這句話：

「俄國只有兩個共產黨員：列寧和科命太。」

笑了以後，他嘆息地說：

「多麼聰明的女人！唉！……」

從他的辦公室裏送走了一個「經濟工作人員」同志，他尊敬而且驚奇地說：

「你早就認識他嗎？他可以作歐洲任何國家底內閣總理。」

搓着兩手，微笑起來，他添加道：

「歐洲比我們更缺乏有才能的人。」

我會經向他提議去砲兵總指揮部參觀一個會經常過砲兵的布爾塞維克所發明的一架指揮射擊飛機的機器。

「在這方面我懂得什麼呢？」他問，但是他去了。在一間陰暗的屋子裏，在那擺着機器的桌子底四周，聚集了幾個燈着燈頭的將軍，都是白髮長鬚的老人，博學之士。在他們中間，列寧底樸實的平民的外貌差不多消失了，變得看不見了。發明者開始解釋機器底構造。列寧傾聽了兩三分鐘，就讀成地說：

「姆……姆……」他開始詢問發明者，非常隨便，好像在考試他的政治問題似的：

「你怎樣能够作到機械上的雙重工作去確定射擊目標呢？是不是可以把砲筒底準星和機器底標尺自動地聯結起來呢？」

他詢問了射程底面積和別的什麼，——發明者和將軍們都高興地向他解釋了，第二天發明者向我說：

「我告訴了我的將軍們你和一個同志要到這裏來，但是沒有說這個同志是誰。他們不認識伊里奇，是的，大概他們也想像不到他出現的時候竟致沒有喧嚷，沒有儀式，沒有衛隊。他們問：這是一個技術家，一個教授嗎？列寧？他們非常驚異——什麼？一點不像！——你說是呀！——他從哪裏知道我們的這些知識呢？他提出問題，竟像一個精通技術的人員！多麼奇妙！看起來他們真的不相信那就是列寧……」

在從砲兵總部回家的路上，列寧興奮地大笑起來，而且談到那個發明者：

「要知道在估計一個人的時候是多麼容易犯錯誤呀！我以前知道他是一個誠實的老同志，却不是一个會從天上摘取星子的人物。但是，剛好他在這點上是非常適合的。一個了不起的角色！不，那些將軍怎樣怒目地看着我呀，當我對於這個機器底實際價值表示懷疑的時候！我是故意這樣作的，——想知道他們怎樣估計這個巧妙的東西。」

笑得流出了眼淚，接着他就問：

「你說，E還有發明嗎？怎麼一回事呢？必須讓他不要擔任其他的任何工作。呵，誰願我們能把這一切技術家都安置在適合於他們的工作的理想的环境裏！二十年後俄國一定會成爲世界最先進的國

家！」

是的，我時常聽見他稱讚同志們。甚至關於那些得不到他的同情——據說如此——的人們，他在談論的時候，對於他們的能力也給以應有的估價。

我很驚奇他的對於托洛茨基底組織才能的很高的評價，——伊里奇瞧出了我的驚奇。

「是的，我知道，關於我對他的態度，多少有一些謠言。但是，有什麼就有什麼，沒有什麼就沒有什麼，這我也知道。你看，他曾經是善於組織軍事專門家的。」

沉默了一下，他低聲而且陰鬱地加上道：

「畢竟他不是我們的！同我們一起而不是我們的。野心勃勃。他有一些……拉薩爾底不好的東西。」

這句話：「同我們一起而不是我們的」，我聽見他說過兩次，第二次說的也是關於一個大人物。他在列寧以後不久就死了。伊里奇一定是很能識別人的。有一次，走進他的辦公室，我碰見一個人一面背退向門，一面給伊里奇鞠躬，然而伊里奇沒有理睬他，依然寫着什麼。

「你認識這個人嗎？」他問，用手指指着門；我說爲了「世界文學」的事情我去找過他兩次。

「那末——怎樣？」

「我可以說：一個糊塗而又粗野的人。」

「姆……姆……一個拍馬屁的傢伙。大概，還是一個騙子。可是，我是第一次看見他，也許我錯了。」

不，伊里奇並沒有錯：幾個月後這個人完全證實了列寧底批評是正確的。

他對於人們煞費很多的思考，用他的話講來，他所志忑的是：

「我們的機關太雜亂了，十月革命以後很多的異己份子曾經爬進來了。這都是你所敬愛的知識份子底罪過，這都是他們的卑鄙的怠工底結果。真的！」

他說這個，是和我在哥洛克散步的時候。我不記得我爲什麼開始談到亞歷辛斯基，好像他當時幹了什麼齷齪的勾當。

「你可以想像得到：從第一次會見起，我對於他就有一種純粹生理上的厭惡。一種不可克服的厭惡。不論什麼時候，不論什麼人，從沒有引起我這樣的感覺。不得不在一起工作，用盡方法克服自己，真是勉強得很，但是我總覺得：我忍受不了這個混蛋！」

於是驚奇地聳了一聳肩膀，他說：

「我却沒有看出馬林諾夫斯基⁽⁹⁾這個惡棍。那是一件神祕的事情，馬林諾夫斯基……」

他對我的態度是一個嚴厲的教師和一個善良的「關懷」的朋友底態度。

「你是一個莫明其妙的人，」他開玩笑地向我說，「在文學上，好像是一個優秀的現實主義者，然而在對人的態度上，却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你以爲一切都是歷史底犧牲品嗎？我們認識歷史，而且向那些犧牲品說：推翻祭壇，拆毀廟宇，打倒神靈！你想說服我：工人階級底戰鬥的黨首先應當把知識份子舒適地安置起來。」

也許我錯了，但是我覺得伊里奇是高興和我談話的。他差不多總提議着：

『到這裏來吧！——打電話，我們就可以會見。』

有一次他說：

『同你講話總是有趣的，你有更加多樣和廣泛的印象。』

他常常詢問知識份子底情緒，特別注意地詢問學者們，——那時候我和哈拉托夫一起在「學者生活改善委員會」工作。他對於無產階級文學很有興趣。

『你期望它的是什麼呢？』

我說我期望很多，但是我認為完全必要的是組織一個文學研究院，設立各種講座：語言學、外國語（西方和東方的）、民俗學、世界文學史、以及俄國文學史。

『姆……姆，』他說，眯起眼睛，大笑起來。『真是宏大而且輝煌！宏大——我並不反對，但是輝煌起來，呃？我們在這個部門上沒有自己的教授，而資產階級的教授們會教這樣的歷史嗎……不，現在我們不能提高到這樣。還得等待三五年。』

於是他訴苦起來：

『完全沒有時間讀書！』

他加勁而且不止一次地強調白得宜的作品的底鼓動的意義，但是他說：

『粗俗。走在讀者後面，必須向前走幾步。』

他對於瑪耶可夫斯基是懷疑的，甚至是忿怒的：

「空喊一陣，發明一些鑿扭的字句，並且他的一切都是不着邊際的，在我看來，——不着邊際而且很難理解。一切都是零亂的，難讀得很。天才嗎？甚至很大的天才嗎？姆……，姆，我們看一看吧！你沒有發見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寫詩嗎？雜誌上整頁整頁的都是詩，而且差不多每天都有詩集出版。」

我說青年們傾心於詩在這個時候是自然的，並且——依我的觀點看來——寫平凡的詩比寫優美的散文要容易些，而且寫詩需要的時間要少些；除此以外，在寫詩的技術方面我們有着很多的優良的教師。

「唔，詩比散文容易些，——我不相信！我不能想像。即使剝掉我的皮，我也寫不出兩行，」他說並且蹙着額頭。「必須把所有的舊的革命文學推進到羣衆中間去，不管是我們的和歐洲的。」

x

x

x

x

他是一個長期住在國外，仔細地注視着自己的國家的俄國人，——從遠處看，這個國家顯得更加絢爛而且光明。他正確地估計了這個國家底潛在的力量——人民底特殊的天才，這個天才表現得還很微弱，沒有被沉重的而又單調的歷史激發起來，但是在奇幻的俄國生活陰暗的背景上却像金黃色的星光到處閃耀着。

烏拉基米爾·列寧，這個世界底偉大的真正的人物，死了。這個死在那些知道他的人們底心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非常沉重！

但是死底黑影在全世界底眼睛裏只是更加鮮明地強調了他的意義——作爲全世界勞動人民底領袖



列寧

947年9月 佳 5000

定價 ~~210~~